岁月 凝香

冬日原野

■于贵超

冬日的原野，既有汉子的粗犷和野性，又有女子的温婉与诗情。

周末的午后，趁着阳光正好，独自到原野漫步，去体会大自然的心跳与呼吸，感受冬日特有的神韵。

田野是寂寞而空旷的，时光的巨手轻轻一挥，就擦去了大豆、高粱纷繁起伏的记忆。无边的麦田像碧波不起的大海，与澄澈的蓝天相映，广阔的绿和浩大的蓝在地平线上相接，泾渭分明又自然和谐，“寄蜉蝣于天地，渺沧海之一粟”的感慨油然而生。远处的村庄静静地卧着，透着几分恬静，树木房屋被阳光擦洗得清晰明亮。一扇窗，散发着淡淡的乡愁。

小路也是寂寥的，它亲吻过的车马都歇下了，只留下一道道辙印的相思。路边的杨树落光了枯叶，虬张的枝干倔强地伸向天空，想要刺破这寂静。远看，两排树影整整齐齐，守护着春天到来。树枝上落满了麻雀，黑压压的一片。待我走近，它们“轰”的一声散开，仿佛突然吹爆一朵蒲公英。雀群在田野上空盘旋一会儿，划出一道优美的弧线，又落到远处的麦田里。或许对鸟儿来说，冬天的到来，不过是生命舞台上换了一帧画面，它们的自由是永恒的。

一条小河在前面优雅地转了个弯，像一首清丽的小诗迤逦远去。河床上点缀着零星的蒲苇，那是冬天最后的温柔。三两只野鸭在清澈平静的水面上凫戏，荡起一圈圈涟漪。倘若在画家的笔下，远树、荒村、芦花、冬鸭，一定能勾勒出悠远苍凉的意境之美。

寻一段向阳的河坡，枯草低伏，内敛而厚重，像冬之咏叹调里的一段低音。我裹着厚厚的棉衣平躺下来，聆听泥土的呼吸，它们没有沉寂，而是在默默积蓄力量，等待远方春风的唤醒。此刻，我仿佛扑进母亲的怀抱，那么温馨、那么亲切。微风在脸旁呢喃，我享受着大自然的抚摸，阳光包裹着我，让我感受生活的美好。是的，在我身上，永远流淌着故乡的日光云影，弥散着泥土的气息。

返途时，偶遇一位放羊老人。他戴着老花镜，手捧一本《隋唐演义》，一边晒暖儿一边看书。上前攀谈得知，老人80岁了，儿女外出务工，他靠养几只羊自食其力，没事儿就读读书，和老友下下棋，自得其乐。看，这就是家乡人，知足、豁达、朴实、坚韧，时代的洪流不会淹没他们，就像田里的庄稼，一茬又一茬，书写着岁月的根深流长，咏叹着四季的峰回路转。

如果冬天的寂寞让你消沉，请放下手机，到原野去，让你的灵魂在冷风里、在暖阳下，以一种最朴素的方式重新开花。

冬 趣

■韩 芳

漫漫冬天，我有暖冬三件套：水果、煮茶、养花。

冬天虽然很冷，但有许多水果可以满足味蕾的需求。

霜降后的苹果好吃。冬天，橙子、皇帝柑、砂糖橘最受欢迎。砂糖橘小小的，汁水丰满、味道甜美，但是吃多了容易变成“小黄人”。将橙子捧在手里，低头深嗅，呼吸间尽是清香，这种香气是天然的。橙子既适合闻，也适合摆盘，放在房间是天然的熏香。

我常吃的是皇帝柑，第一批上市的皇帝柑以绿色的居多。圆圆的皇帝柑，只有一小部分是黄色的，吃起来有一点儿酸。吃皇帝柑，我总是先剥皮，然后把剥好的皇帝柑放在一个大玻璃盆里，家人都爱吃。

寒冬时节，正是围炉煮茶的好时光，窗外在落雪，我在煮茶，炉火熊熊，茶香四溢，人间烟火中，透露着淡淡的宁静与温暖。炉子四周可以放橙子、皇帝柑等水果，也可以放核桃、板栗、花生等坚果，还可以放红薯、芋头、甘蔗等。一边煮茶一边烤这些零碎食物，茶煮好了，这些零嘴儿也烤好了。室内的温度因为有了这些热气腾腾的东西而升高。人生在世，何其优哉！

花是诗意的。盛开的花朵能为沉寂的冬日增添一抹绚烂的色彩。我平时养花，花总不开。一到冬天我就兴奋——冬天能赏花了。

水仙是其中一种。农历十一月，从花卉市场买来几个水仙花球，放在浅浅的瓷盘里，用几粒石子固定在水仙根茎周围，放在室内。平日按时添水，其他留给时间。与春天的桃树、杏树开花时的“闹哄哄”不同，水仙开花是“静悄悄”的。今天一朵、明天一朵，娴静端庄，不动声色。一个花苞在暮色中挣脱纱膜的束缚，绽放出洁白的花朵，配上明黄色的花蕊，如临水而照的仙子。走近，丝丝缕缕、清清浅浅的幽香沁人心脾。

风信子也是冬天的乐趣之一。我买的风信子是洋葱样的球茎，把风信子的球茎清洗干净，剥去红色外衣，放进葫芦样的玻璃花瓶里，让它自己生根。半个月后，白色的根须延伸到了水中，再往后越来越多的根须盘满花瓶。但瓶口的球茎毫无动静。等吧！等待春风，等待花开，不然怎么叫风信子呢？算算花开的时间，恰逢春节。正月，那密密麻麻的花苞，争先恐后地打开，花朵多得数不清，这也算是给冬天增加了几分乐趣。

冬已深，围炉煮茶，空气中弥漫着橘子的清香和淡淡花香，看一本厚厚的散文集，平淡的生活也能熠熠生辉。

冬韵如画 美丽沙澧

1月5日，沙澧河风景区，草木尽染，水天相映，与城市建筑共同构成一幅美丽的生态画卷。

杨 光 摄

诗风 词韵

冬之乐章（外一首）

■宋离波

风起的地方，时光透过稀疏的枝丫
碎了一地羽毛
渐次覆盖了荒秃的河堤、原野
每一寸都是岁月的积淀
将一切的喧嚣掩埋

缩了缩脖子的鸟儿
发出几声“啾啾”的鸣叫
像是刺破沉寂的箭
唤醒了，一场生命的倔强

我哈了哈气
窗户上的雾缓缓凝结
绘成一幅细密的画卷
一个个轻盈的精灵在眼前跳跃
直到在时光里消散
不留一点儿痕迹

冬天的日子

冷幕拉开
肆虐的北风
吹乱残阳
蜷缩的日子，来了
我把故乡藏进眼里
窸窣作响的叶子
一片一片
纸鹤一样，飘摇
撕裂成一截回忆
吞噬着静寂的巷子

湿漉漉的窗
淤堵了无法冰释的心结
雪花，酝酿一帘心事
一朵一朵
铺平，一眼如故的底色
像母亲
一缕发髻白了
就会有后来者，直到
如雪一样
每一缕都白的惊心

烤 火

■郭会兴

回了一趟老家，看到父亲已经将火炉烧得通红，白色的排烟管，炉上的水壶冒着热气。

坐在火炉旁烤着火，让我想起了小时候。记忆中的冬天总是特别漫长，又异常寒冷。种上小麦后，感觉冬天就来了，那个时候的雪能伴随整个冬天。耐不住冻的几个邻居，晚饭后就踱步到我家看看火堆生起来了没有。

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农村的主要燃料还是柴火，各种秸秆和捡来的枯枝、树叶都要储存起来，除了做饭，留给冬天烤火的柴火并不多，勤劳的人会在农闲时拉着架子车，带着铁锹、洋镐到田地里寻找树疙瘩（树根）。树疙瘩的优点是耐烧，一个树疙瘩配合着柴火沫子，可以用一整天，缺点是火不旺烟大。在寒冷的冬天，这种烟暖儿也是不可多得的。烧煤取暖的也有，蜂窝煤是自己买散煤打的，煤火炉子放在堂屋。平时封得严严的，让蜂窝煤慢慢燃烧，每天烧几块蜂窝煤也要算，平时就是驱驱屋里面的寒气，一点儿也没有特别暖和的感觉。寒冷的冬天，最奢望的是烤上红彤彤的劈柴火。

村子里，整个冬天都能用木材烤火的只有我家。我的父亲是附近几个村有名的木匠，做活剩下的边角料是最好的烤火材料，它干燥易燃、烟小。冬天晚饭做好后，把灶膛里没有燃尽的火炭放到火盆里，用木材引燃，烤火的邻居陆续来了。

那个年代，电视还没在农村普及，漫长的冬夜，邻居们在我家厨房里，围着火堆抽烟、唠嗑，聊一些家长里短、陈年旧事。当年做家具、门窗多是来料加工，所以烤火用的木材也比较杂，杨木最常见，气味清淡；桐木质地松软，燃烧时会噼啪作响，火星经常烧到衣服。我最喜欢松木，松木燃烧时有油脂渗出，有独特的松香味。

大人喜欢烤火，我们这些孩子是坐不住的，在外面玩半天，手脚冰凉，挤到火堆前烤几下，就又跑出去了。曾经有一次，我的鞋里进了雪，吃过晚饭后，雪化了鞋里冰凉，我恨不得把脚伸进火里，可是脚没烤热，袜子却被烧出一个洞。

夜越来越深了，烤火的人开始打起盹来，陆续起身回家了。人散了、火熄了，明天晚上再来。

如今烤火的厨房还在，看着小小的厨房，还是那么温暖。

“食全食美 漯在其中”——我的美食故事

舞阳热豆腐

■陈伏祥

住到舞阳后，早餐独爱菜馍，无论什么馅儿，我定能吃个精光；午餐钟情热豆腐，无论在哪里，我定要一份。

一次，去贾湖遗址博物馆，欣赏历史遗存之余，街边我要了一碗热豆腐，品着热而不烫的豆腐，地道又解馋，如春雨般滋润，感觉很幸福

热豆腐，舞阳人的家常菜，在桌上是一道菜，在路边是一顿饭。每每遇上卖热豆腐的，我都要买一碗。小时候，豆腐都是母亲和几个姐姐一起做的，只记得浓浓的卤汁包裹着白嫩的豆腐脑，母亲盛一碗递给我。听母亲说，做豆腐是河南的一位老姐姐教她的。童年有豆腐，一切皆是甜，甜甜的感觉里，饱含着母亲的勤快和对孩子成长最真挚的付出。

热豆腐，要趁热吃才得劲。吃热豆腐的人得感谢做热豆腐的人的付出。做热豆腐没啥巧处，很累人：捡豆、泡豆、清洗、磨浆、滤渣、烧煮、点卤、撇浆、盛脑儿、挤压成形，每一道程序都是无法省略的辛劳。制成的热豆腐颜色雪白，翻而不散、搅而不碎，浇上调料，红白相间、绿里透白（红的是辣椒，绿的一般是香椿或十香菜、蒜苗等）、微辣清香。

我客居舞阳十年。这十年，我吃过老豆腐、煎豆腐、铁板豆腐、麻辣豆腐等。热豆腐比它们都简单，不炒、不煎，只需浇汁就能入口。

热豆腐入口柔软，在触到舌尖的一瞬间，辣椒或香椿的味道在口中爆发，不断地撩动我的味蕾，吃时再蘸上料汁，更衬得味道鲜美无比。料汁看上去绿意浓浓、鲜红无比，其味道也十分鲜美。料汁的味道，给整碗热豆腐画上了几近完美的句号。

数九寒冬，来一顿温暖的美食吧！地道的舞阳热豆腐热气腾腾，暖身又暖心，每一口都是家的味道。

豆腐暖浮生，度细水流年。听舞阳当地人说，舞阳的年关，家家都要备上一桌豆腐，自家吃、待客吃。做豆腐时家里几个人忙活着，热气腾腾，一天才能磨一桌豆腐。所以，老一辈人常说，忙活大半天，杀猪能吃嘴里，做豆腐不一定能吃嘴里。可见，做豆腐是多么不容易。

热豆腐是不是出自舞阳，我没有考究过，就凭舞阳悠久的历史、众多的古迹，让我不得不相信，舞阳热豆腐有一缕系着它灵魂的丝线，让它存在于岁月的长河中从未缺席。

“豆腐——热豆腐——”舞阳的乡音在耳际回荡。

心灵 漫笔

岁暮书怀

■安小悠

回首2024年，任何形容岁月飞快的词句，无论是光阴似箭、日月如梭，还是时光似白驹过隙、如飞鸿踏雪，仿佛都有了具象，以至骨子里会不自觉升腾一种汉语伟大的自豪感。张爱玲在《半生缘》里写道：“日子过得真快，尤其对于中年以后的人，十年八年不过是指缝间的事。”毛泽东重上井冈山，亦发感慨：“三十八年过去，弹指一挥间。”与之相较，一年时光实在堪比蚍蜉，微不足道。它如此短暂，仿佛除夕的烟花还未从夜空落下，年夜饭还冒着热气，电视机正播放着2024年的春晚……

当我站在岁尾依序回望，起初是模糊的，等调好岁月的焦距，慢慢拉近镜头，这一年便在“重读中小学语文课本”里开篇。那是我2024年年初制订的读书计划，我为此专门买了一整套中小学语文课本，设想以课外延伸阅读为枝，带领儿子读出“花儿”来。无数个夜晚，橘色灯光下，我领他读《桃花源记》《滕王阁序》《项脊轩志》，读《秋声赋》《琵琶行》《出师表》，也读《西游记》《城南旧事》《雾都孤儿》……也许现在他还不懂其意，等他长大，一定会感谢现在努力的自己。

镜头一转，是春暖花开的日子，楼下的玉兰开了满树花，在阳台赏花，有“人从天上望琼枝”之感；澧河边飞来许多鸟儿，清风徐来、鸟鸣清脆，直觉小城安逸、岁月静好。四月，我带儿子去河堤挖荠菜，万木葱茏、春花皆绽。五月正值“食全食美 漯在其中”2024年漯河市食品文化旅游宣传月，我带他到红枫广场，十里华灯，游人如织，我们看节目、品美食，度过了非常开心的夜晚。

许是年岁渐长之故，我不再喜欢鲜衣怒马、烈火烹油的日子，整个人都很淡然，只喜欢以天光云影为伴，以野草花树为伍，年年岁岁一床书的日子。

这一年我读的书很杂，五花八门，文学类最多，读罢马伯庸的《食南之徒》，通体酣畅；读罢杨红樱的《笑猫日记·长大不容易》，掩卷深思；又读六神磊磊的《唐诗寒武纪》《唐诗光明顶》系列书籍，直觉由他带着，翻越唐诗的围墙，走近李白、杜甫、王维、王勃、王昌龄、岑参……如果横跨时空组一个酒局，我愿做个斟酒人，带上我全部的崇敬和爱，敬他们一杯。

这一年我写了很多文章，写过春天的玉兰花、迎春花，写过春风十里；写过夏天的栀子、紫薇，写过熏风南来；写过秋天的槐树、睡莲和秋风袅袅；写过蒲苇、芒草和从前的冬天。我还写过澧河的柔波，写野鸭、游鱼，写夕阳下的金柳，写清风朗月里的清润蝉鸣和斑驳花影，写岸边的老人、青年和孩童，也写街巷的流年和烟火。我多么庆幸，可以用一双手，把心里装满对小城的爱化作文字，它们是“蓝田日暖玉生烟”，是“大珠小珠落玉盘”，古人结绳记事，我结文记经年。

最让人开心的是，2024年年末我迎来了自己的书——《沙澧写手》，虽然只居其中二三页，但是拿在手里，心情澎湃不减。未来，我愿和众位师友携手共进，写出更多更好的篇章。

正像不可能永远是晴天，这一年我也经历了阴霾满布的日子。一旦走过，便是轻舟已过万重山。或许这是成长的必经之路。十分感谢给予我帮助和关爱的亲朋，他们比宝石珍贵，为我驱除黑暗、照亮前路。

特别喜欢李娟的那句：“好像全世界的白天，就是我的抬起头来；全世界的黑夜，就是我的转过身去。”时间的洪流能席卷一切繁杂的往事，它会稀释快乐，也会洗涤痛苦，即便“魂飞汤火命如鸡”，也没关系，只要“梦绕云山心似鹿”，我们终将长成自己最想成为的样子。意大利诗人彼特拉克有一句诗：“多幸福啊！此日，此月，此年，此季，此刻，此一瞬间。”

新的一年，愿每个人都能收获幸福。

本版组稿：孙建磊 陈思盈